

于茂世 著

它就是曹操墓！

毋庸置疑，

丑牛去，寅虎来。
值此年末岁初之际，哪条新闻曝光率最高？
安阳出了个真假难辨的“曹操墓”。

真耶？假耶？

千古之谜 曹操高陵

大象出版社

千古之谜

曹操高陵

于茂世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古之谜曹操高陵/于茂世著.—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47-5860-7

I.千… II.于… III.曹操(155~220)—墓葬(考古)—研究 IV.K878.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704 号

顾 问 谷新矿 张笑东

总 策 划 王守国

责任编辑 杨天敬

责任校对 牛婧华

封面设计 力源文化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市力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108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上篇：追索曹操高陵·以史料为中心

- 003 一、“曹操墓”是不是“曹老虎”？
004 “学术”成了“炒作”
005 “曹操墓”成了“曹魏墓”
006 “内行”成了“外行”
008 二、死曹操害死活于禁
009 于禁气死在曹操高陵
011 曹丕下诏“毁高陵祭殿”
014 三、曹操“疑冢”是如何炼成的
015 金人缘何祭祀“曹操墓”
017 “曹操疑冢”本是北朝墓群
019 四、曹操《遗令》“葬于邺之西冈”
020 秘阁“遗令”曝光“西陵”在邺
022 曹操《终令》葬“西门豹祠西原”
025 五、曹操墓“坐标”横空出世
026 惊现“西门豹祠殿基记”
028 曹操高陵当在漳河之南
031 六、位卑未敢忘忧“魏武帝陵”
032 发现《鲁潜墓志》

- 034 定位曹操高陵
- 037 七、“外行”圈定“魏武帝陵”
- 038 魏武帝陵在高穴村
- 040 鲁潜墓穴至今犹存?
- 043 八、盗墓者发现“曹操高陵”
- 044 盗掘曹操墓
- 046 发掘曹操墓

下篇：追索曹操高陵·以邺地为中心

- 051 一、“魏基昌于许”还是“邺”?
- 052 魏武“龙飞”于“邺”
- 054 曹魏龙起于“邺”
- 057 二、罄“绣”难书曹操墓
- 058 青山处处埋曹操
- 060 高陵穴穴葬古人
- 063 三、曹操缘何崩于洛而不葬洛
- 065 曹操早年是“愤青”
- 067 曹操迎天子迁都于许

069	四、曹操最后 16 年已然乐不思“许”
070	196 年~203 年——曹操 8 年“许时代”
072	203 年~220 年——曹操 16 年“邳时代”
076	五、曹操的“西门豹情结”
077	“邳”贯大中原
079	西门十二渠
082	六、曹操“喜看稻麦千重浪”
083	粮食——古代战争之魂
085	稻麦——演说天命尚赖地理
089	七、西陵土深锁“洛神”
090	甄氏“敢守微志”被曹丕“赐死”
092	西高穴 1 号墓疑似“洛神墓”
095	八、青山依旧在 高穴即高陵
096	高决桥是曹操的“奈何桥”
099	“鬼在山，禾女连”，魏必代汉
101	附 录

上篇：

追索曹操高陵·以史料为中心

“追索‘曹操高陵’——以史料为中心”系列之一

一、“曹操墓”是不是“曹老虎”?

丑牛去，寅虎来。值此年末岁初之际，哪条新闻曝光率最高？安阳出了个真假难辨的“曹操墓”。真耶？假耶？毋庸置疑，它就是曹操墓！河南，乃至中国考古学界的顶级专家，早在2009年12月27日已在中国北京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关于它的“标准答案”。

面对考古学上的“曹操墓”，上至学界明星，下至网界草民，似乎都在质疑。它不是曹操墓，而是“曹老虎”！“曹老虎”源出于“周老虎”；“周老虎”源出于“正龙拍虎”事件；“正龙拍虎”是在造假风暴中诞生的新的“汉语成语”。

“曹操墓”惊现3个头盖骨：一位60岁左右，男性；一位40岁左右，女性；一位20岁左右，女性。面对“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的卒年66岁相吻合”的“专家结论”，有的网友则以一贯的玩笑方式表达自己的质疑：“曹丞相，一位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年过五十而不信天命；为社稷为黎民，命令神医华佗，做了变性手术。曹操墓惊现的3个头盖骨，经考古学家鉴定：一个是老年曹操的，一个是中年曹操的，一个是青年曹操的。”

关于“曹操墓”是真是假，学界民间、网上网下争论不休。

也许“大胆假设”已经十分到位，但“小心求证”时下还欠些火候。

到底是曹操墓，还是“曹老虎”，有待大家争鸣，有待专家考证。在争鸣与考证的过程中，“曹操墓”在咱们的虎年，会不会是“曹老虎”？

“学术”成了“炒作”

“曹操墓”，也许被名人、被大众、被网民、被传媒给娱乐化乃至商业化了。娱乐与商业，不见得不是在求索“曹操墓”的真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苦其心志的求索，原本就只能学者的学术求索；传媒、大众乃至名人的求索，自古及今，都是游走在娱乐与商业的道路之上的。

“曹操墓”的标本，正是关乎曹操的史家陈寿的《三国志》与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游走了千年。曹操也从“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英雄，演化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佞。

于中国而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个都不能少。史家细品《三国志》是传承学术，大众热读《三国演义》意在娱乐。都是快事，岂不快哉！

但是，2009年12月27日“曹操墓在安阳”的结论一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著名鉴宝专家马未都即于12月28日提出质疑。面对专家、学者的质疑，安阳曹操墓项目考古队队长潘伟斌表示不愿回应：因为袁、马二人不是考古专业人士。

袁济喜认为：搞研究不能炒作，类似“发现曹操墓”的事情前几年也出现过，经过研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人没到过现场，也没有调查，质疑没有丝毫根据；之所以质疑，是想借曹操墓炒作自己；国家为什么不请他们当考古专家，因为他们的水平还不够火候。

就这样，质疑方与被质疑方，都将对方推向了“炒作”。

在当下，炒作“曹操墓”自是快事。但是，作为百姓、作为网民，说

“曹操墓”的事儿，也许纯属娱乐；作为学人，谁炒“曹操墓”，“曹操墓”就会考量谁的学术品格——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为官员，谁炒“曹操墓”，“曹操墓”就会考量谁的为政品格——毕竟，“曹操墓”不是为谁的政绩而生的。

“曹操墓”成了“曹魏墓”

为探寻曹操墓“真相”，在漳河上下，我们游走已经一周有余。夜幕低垂之际，我们告别田野与街巷，回到安阳宾馆，品读2010年1月15日当天的《安阳日报》。

安阳是“曹操墓”的风暴眼，《安阳日报》发布的有关“曹操墓”的新闻自然是“风向标”。一看吓一跳：“曹操墓”难道成了“曹老虎”？1月15日《安阳日报》1版，发布了两则关于“曹操墓”的新闻。

其一，为文字消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莅安考察》

本报讯（记者 郭敏）昨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陆琼一行在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副局长孙英民的陪同下莅临我市，就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进行考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笑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俊峰及市文化局、市文物局等单位负责人陪同考察。

童明康一行先后考察了西高穴“曹魏高陵”……

其二，为图片新闻：《安阳“曹魏大墓”专题论坛在京举行》

昨天，“200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论坛”在京举行“曹魏大墓”专题论坛，8位专家在考察安阳西高穴大墓后，根据专业学科领域在论坛上进行考古知识介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介绍，经过专家考察，初步判断该墓为“曹魏大墓”。（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 摄）

“曹魏高陵”？“曹魏大墓”？

有没有搞错？

“曹魏大墓”，似乎否定了“曹操墓”是曹操墓——似乎曹魏时期的每一座王公贵族墓冢，都能冠以“曹魏大墓”；“曹魏大墓”与曹操墓，似乎

就没有多大干系了。

站在学术的立场上，试问哪个学者曾言：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是“李唐大墓”，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是“赵宋大墓”……

“内行”成了“外行”

更为要命的是，“曹魏高陵”在学术上，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曹魏高陵”，似乎在说“曹操墓”还是曹操墓。“高陵”是曹操墓的陵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也许曹操墓以“陵”相称，不无僭越，但无论是“武王”还是“高陵”，都是汉献帝给他的，一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云“（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汉献帝）命王（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曹丕）为魏太子”，这都是汉献帝的敕令。

尽管旌旗、警蹕、冕冠、金根车、驾六等不无僭越，但也不是没有先例：西汉梁孝王因平定七王之乱有功，也曾得赐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古代帝王出入时，在所经路途两旁侍卫警戒，清道并禁止车马行人通行，谓之“警蹕”）。其实，曹操心灵深处最想得到的，是献帝谥其“文王”；但是他从献帝那儿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武王”而已。

说这么多，无非想说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刘汉帝国似乎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只要刘汉“名存”，“曹魏”就依然“无名”——概而言之，“曹魏高陵”无疑是当下“生”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怪胎”。

“曹魏高陵”不是《安阳日报》的“创意”，而是中国社科院“2009年考古六大发现”的正式名称，其入选理由云：“该墓主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标尺。从墓葬无封土和出土的遗物看，魏武帝曹操的安葬完全遵照了其临终时遗令的‘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要求，开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制度的先河。曹魏高陵，在中国丧葬制度演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全面了解中国丧葬制度的演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曹魏高陵”“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标尺”，“开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制度的先河”——查阅《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国历史纪年纪元表，东汉、三国曹魏的起止时间，无一不是 25 年~220 年、220 年~265 年。

“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曹操去世，在 220 年，即“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二十三）”；曹丕登基，在 220 年，已是曹操死后 10 个多月，该年“冬十一月，……庚午，王（曹丕）升坛即阼……改延康为黄初……”

“曹魏高陵”——这一“文字游戏”，无论如何，都是以当下所谓的考古学之学术，对抗中国人的基本常识、对抗中国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对抗千年积淀的中国历史纪年纪元。

有关“真假曹操墓”，聚讼纷纭。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表示：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

“曹魏高陵”，是不是笑死人的内行话？不可否认，考察论证“曹操墓”，作为考古专家，其评判当然自有分量。但是，考察论证“曹操墓”，不是考古学家的专利；无论网民还是学界，都有质疑“曹操墓”的权利。

质疑是学术的公器，只有每个人都“穷尽对曹操墓的所有质疑”，“曹操墓”才是大家的曹操墓。不然，“曹操墓”只能是相信它是“曹操墓”的考古专家的曹操墓，是不相信它是“曹操墓”的质疑者的“曹老虎”。

“曹操墓”？“曹老虎”？于此，我们只是诚实地记录自家的所见所闻所思。至于判别其真其假，永远都只能是自个的神圣权利……

“追索‘曹操高陵’——以史料为中心”系列之二

二、死曹操害死活于禁

儿子10岁，小名小鱼儿，是个“小三国迷”。

2009年12月28日，《大河报》1版刊登了魏武王曹操高陵千古谜案一朝得解的报道，很粗很黑的主标题则是《曹操墓葬安阳》。

小鱼儿是个“小三国迷”，自然关注曹操。他瞧了一眼标题，很干脆地对我说：“老爸，给你们的总编打个电话，就说曹操墓不在安阳，他把曹操墓在哪儿的事儿给搞错了。”

“乖乖，你小子说曹操墓不在安阳，那在哪儿？”

“在邺呀！不信，你读读《三国志·于禁传》。”小鱼儿说，“三国中，咱姓于的大将，就一个于禁，还贪生怕死，向关羽投了降，还不如人家庞德。”

“投降关羽，与曹操墓在邺有啥关系？”

“咱于家的人，气死在曹操墓。《三国志·于禁传》上写的，曹操墓就在邺。”

“邺在哪儿？”我问。

“不知道。”

“安阳在哪儿？”

“不知道。”

尽管儿子不知道邺在河南安阳、河北临漳，不知道安阳就是三国的邺

地，但他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样有着质疑曹操墓的权利——我很是欣赏儿子的这一质疑。

小鱼儿从小喜欢三国，经常问我“典韦用什么武器，《三国志》中他是怎么死的，《三国演义》中他是怎么死的”以及“曹洪，字什么；曹洪有钱，还是曹丕有钱”——诸如此类的问题，搞得我颇为头痛。

为了维护作为爸爸的尊严，我常常顾左右而言他：“哈哈，曹洪是曹操的从弟？”

“不，是曹操的堂弟。”

“哈哈，我读的是《三国志》古文版，你读的是《三国志》白话版，咱俩都不错，都不错。”

儿子喜欢三国，是从喜欢关羽开始的。他先读三国画书与演义故事，因为喜欢关羽，不信我说的“过五关斩六将”是假的。3年前，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从书店搬回了一部台湾十一位教授合译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白话三国志》，自己费劲地“啃”了起来。

儿子常常向我抱怨：关羽为什么不姓于？于禁为什么投降关羽，给咱于家丢脸？

与儿子相比，我的三国知识是贫乏的；特别是谁用什么武器，谁杀死了谁，谁是怎么死的等细节。在儿子面前，我无地自容。说实在的，《三国志·于禁传》我是没怎样好好去读的。

既然小鱼儿说《三国志·于禁传》上写着曹操墓在邳，那我就不能不去认真拜读一下了……

于禁气死在曹操高陵

“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的夏天，是曹操生命的最后岁月。半年后，他“崩于洛阳”——这是曹操兵败关羽，“哀叹者久之”后的肺腑之言，翻译成白话，约略是：“我相知相任于禁30年，没想到他在危急关头变节投降关羽，反而不如刚刚归顺于我的庞德，以死相报，不屈节操。”

于禁投降，是贯串在曹操去世、献帝禅让、曹丕登基前后约两年时间的一件帝国大事——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坐镇长安、汉中，挥鞭指挥其生前的最后一次帝国统一战：遣夏侯渊讨伐刘备，夏侯渊在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为刘备所杀；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于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曹仁）”。

曹操兵败刘备、关羽，损兵折将，“冬十月，军还洛阳”。也许此时的孙权不但不希望刘备就此坐大，更希望借此收回荆州，于是遣使上书曹操，表示愿意讨伐关羽效力曹操。于是，曹操自洛阳出兵南征关羽，兵未到而闻徐晃攻破关羽，关羽败走，曹仁之围得解的消息。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孙权杀关羽，收回荆州，传关羽人头，献给驻军洛阳的曹操。几天后，二十三日，曹操崩于洛阳。（以上资料，依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整理）

关于于禁投降前后的事儿，《三国志·于禁传》写得自然更为详细。此时的于禁，被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转手”数番，活脱脱勾勒出三国行将就此诞生的“政治生态图”。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坐镇长安，派遣曹仁讨伐荆州的关羽，再遣于禁相助曹仁。秋八月，大雨连绵，汉水暴涨，平地积水数丈，于禁等七军都被淹没。于禁与诸将领登高望水，不见可以逃避之路。恰于此时，关羽乘着大船相攻于禁等诸将领。于禁等投降关羽，只有庞德不屈而死。等到孙权擒获关羽，俘获他的部众，于禁又投降了孙权。

曹丕登基，孙权称臣于魏，于禁被送了回来。

曹丕召见于禁，只见于禁头发、胡须全白，面容憔悴。于禁一见曹丕，就磕头哭泣。曹丕安慰于禁，并以晋、秦大将荀林父和孟明视为先例，赦免了于禁（制曰：“昔荀林父败绩于鄆，孟明丧师于肴，秦、晋不替，使复其位。其后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于禁）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并任命他为安远将军。

孟明视，姓百里，字孟明，名视，是百里奚的儿子，秦穆公的主要将领。曹丕以荀林父、孟明视为例赦免于禁，于禁感激涕零之余，更当窝

心。想当年，秦穆公不听劝阻，执意攻打郑国，却遭晋国截击，以致孟明视等将领被俘虏。孟明视等获释，回到秦国。秦穆公没怪罪他们，反而自我检讨：“孤之过也，大夫何罪？”

虽然曹军攻打关羽是曹操的事，而不是曹丕的事儿，曹丕和于禁兵败投降，也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曹丕如此宽容，似乎还算得上是一位气度恢弘的帝王。

是吗？不见得吧！

不然，陈寿《三国志》就不会这样评价曹丕：“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曹丕有点儿“小肚鸡肠”——他能“相煎”兄弟曹植，焉能不“相煎”于禁，况且“相煎”于禁，更是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于是，曹丕在拜于禁为安远将军的同时，遣派他出使俘获他的孙权集团。在出使孙权集团前，曹丕又煞费苦心地“先令（于禁）北诣邺谒高陵”——到邺拜谒曹操高陵，显然是曹丕让于禁向曹操谢罪。

这还不算完。

“小肚鸡肠”的曹丕事先让人在曹操陵寝明堂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关羽获胜、庞德激愤、于禁降服的壁画——把大长敌人气势的画画在曹操的陵寝上，其意显然针对的是于禁。于禁一见此图，气绝身亡。

《三国志·于禁传》原文为：“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

是死曹操害死活于禁。

但更是没有度量的活曹丕气死了活于禁。

曹丕下诏“毁高陵祭殿”

于禁之死与寻找曹操墓，可谓关系重大。

“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这段话，至少给出有关曹操高陵的三点启示：其